



恶之花*

(1868)

* 原文根据 1975 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波德莱尔全集》
第一卷，出版人克洛德·皮舒瓦。

我怀着
最谦恭的深情
向无疵可指的诗人
向法国文学完美的魔术师
向我十分敬爱的
导师与朋友
泰奥菲尔·戈蒂耶
献上
这束病态的鲜花

夏尔·波德莱尔

致读者^①

错和罪、愚和吝
蚀我们之灵，伐我们之体，
而我们听任可爱的悔恨养肥，
一如乞丐养活身上的虱虱。

我们不肯服罪，悔情常虚；
非有厚酬从不坦承，
重登泥泞之路，我们快活如初，
以为廉价的眼泪能把一切洗净。

最高的撒旦久已把我们的灵魂
在恶之枕上摇得晕陶陶，
我们意志的金刚被这精明的
炼金师烧得云散烟消。

是这恶魔手握牵动我们的线！
我们对污秽之物爱慕有加；

① 在1868年《恶之花》第三版中题为《序——致读者》。这一改动是否得到波德莱尔本人的同意还有待考证。

每过一天，我们就向地狱跨近一步，
穿过腥臭的幽暗，丝毫不知害怕。

像个可怜的浪荡子在吸吮
一个老妓的饱受摧残的乳房，
我们一路寻乐偷欢，用尽力气，
像挤榨干瘪橘子的残浆。

一群魔鬼，挤成一团，闪闪发光，
像上万只蠕虫，在我们脑里大吃大喝，
随着我们的一呼一吸，死神呻吟着
渗进我们的肺，像一条无形的河。

如果强奸、毒药、匕首和纵火
还没有在我们可悲命运的画布上
涂满它们的得意杰作，
唉！那是因为我们的灵魂还不够猖狂。

但在我们的罪之动物园中，
在狂吼低吠、厉叫尖啼、
爬行扭动的凶禽、猛兽、猎狗、
猴子、蛇、蝎、种种怪物里

还有一个家伙，更丑、更狠、更卑劣！

虽然它不叫不喊，凶相也不露，
却企图把大地化为废墟，
边打哈欠边把全世界吞下肚。

这就是无聊无赖！——眼含无奈之泪，
做着断头台的梦，一边抽着水烟筒。
啊，读者，这怪物也是你的老相识，
——假惺惺的读者啊，我的同道，我的弟兄！

忧郁与理想

祝 福

秉承天地的诏命，
诗人来到这尘宇，
他的母亲对天抢呼，
满腔惊恐与鄙夷：

“我宁愿生下一窝毒蛇，
也胜似养育这逆仔！
可咒的春风一度之夜
使我结下这孽胎！

“既然你在千万妇人中选中我，
要我成为那薄情郎的所弃，
而我又不能投此异物
于熊熊之火，宛若情书一纸。

“我将把你植于我的恨，
逆投于你恶意的机括，
我将扭弯此畸株，
使它永不发染疫之花！”

于是她咽下仇恨的涎沫，
懵然于上苍的玄机，
她亲手在地狱之底
把献给母罪的柴堆积。

但亏了一位天使的呵护，
这弃儿却沐浴于阳光，
他吃的是长生之果，
喝的是仙露琼浆。

他与风儿嬉戏，与云儿交谈，
他长歌来到十字路口；
伴他朝圣的灵魂喜极而泣，
看到他如林中鸟无忧无虑。

他所愿爱的人看得满心惊恐，
也为他的若无其事所激怒，
决心试试他能耐多大的折磨，
想方设法要他喊出一声苦。

在给他吃喝的面包和酒里，
他们掺进沙和不洁的唾沫，
以伪善弃掷他摸过的一切，

赌咒不踏上他踏过的泥土。

他的女人在市集上呼喊：

“由于他甘为我的姿色倾倒，
我将效颦古代的偶像，
像她们一样，全身用金裹包；

“我将满缀没药、乳香，
勤于礼事，吸酒肉之精，
看看能否在一颗爱慕我的心上
含笑窃取属于神的崇敬！

“等我玩腻了这亵渎的闹剧。
我将向他伸掌，柔中有刚；
我的指甲将如阿毘^①的利爪，
掘出一条路直达他的心脏。

“像一支突突颤抖的小鸟，
我把这鲜血淋漓的心挖起。
为了让我的宠兽饱餐一顿，
我轻蔑地把它掷之于地！”

① 阿毘（Harpie），希腊神话中鸟身人面的女怪。

越过天空，一个宝座满目生辉，
诗人宁静地举起虔诚的手，
他明澈精神的灵光
使嘈杂的场面相形失色：

“感谢你，我主，你赐我磨难
作为医治我虚荣的灵药，
作为最美最醇的仙露，
让强者享受最圣洁之乐！

“我知道你赐诗人一席
于圣徒队的真福星之间，
并邀他列席司理宝座、力量与统治
诸神的永驻的欢宴。

“我知道痛苦是唯一的高贵，
人世和地狱都不能毁伤，
为了编结我神秘的桂冠
我须投注一千个世界，一千个沧桑。

“古代帕尔米亚^①的失传珍宝，
不知名的精品，大海的明珠，

① 帕尔米亚（Palmyre），所罗门王所建的一座古城。

虽经你的手镶嵌，也难匹比
这美丽冠冕的绚烂夺目。

“因为它只成于最纯的光，
只在太初的圣洁之焰中淬炼，
凡人的眼睛，即使在最明亮的时刻，
也只如模糊的镜子般可怜！”

信天翁

水手们常捉些信天翁来消遣，
这七海的健禽，
它们潇洒地伴着航船，
滑行在苦难之海似罪渊之深。

一旦它们被囚在甲板上，
既笨拙又乖顺，这些青天之王
就垂下雪白的巨翼。
拖在身旁，像船儿的双桨。

这健翼的遨游者是多么萎靡！
昔日何其翩翩，而今狼狈堪笑！
有人用烟斗狎弄它的利喙，
有人跛行着，把这铍羽者仿效！

诗人就像这云中少君，
戏风雨，狎云飙，更视弓手若等闲；
一旦落地，却被讥嘲相加，
它的巨人之翼，徒使它举步维艰。

[别译]

水手无聊赖，捕汝以相狎。
七海汝最健，长空任徜徉。
常衔船舰尾，伴彼苦海航。

昔为青云主，忽作负链囚。
豪气消磨尽，俯首嗒然丧。
垂翼于身侧，似船曳双桨。

昔日何翩翩，而今窘堪怜！
或以烟斗柄，戏汝之利喙。
或缩脚斜进，效汝之跛行。

诗人何相侔，似此云中君。
素来狎风雨，弓箭更相轻。
忽堕在尘土，讥嘲剧相加。
虽有巨人翼，难作寸步行。

高飞远扬

驾凌峡谷，驾凌溪塘，
驾凌山与海，云与树，
越过太阳，越过尘虚，
越过茫茫的星宇。

我的精神，你活泼地跃动，
似善泳者陶醉于巨浪，
你欣然耕耘幽深的绵邈，
以无名的雄亢的放浪。

远离这不洁的尘氲，
濯你于纯净的灵氛，
啜饮充沛宇宙的光明之火，
似灵澈的仙茗。

抛却无尽的尘愁，
这碌碌浮生的沉重箱篋，
多么欢愉，健翼者，当你
奋飞向光明宁谧的原野；

当思想宛如云雀，
冲飞向清晨的蓝天，
——优游于生活之上，自在地
听懂花和一切无声之物的语言！